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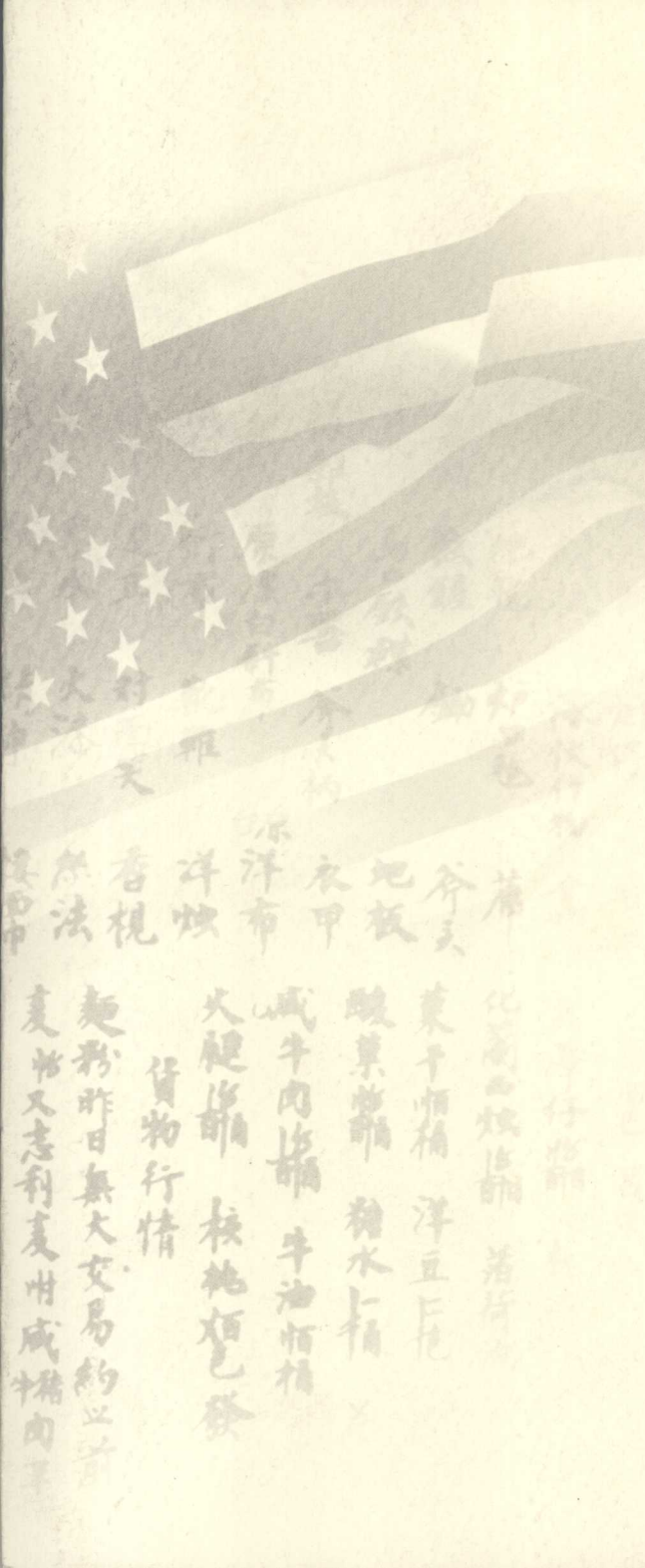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
20世纪华裔文学丛书

南开大学出版社

「开疆」与「辟土」

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

单德兴◎著



南开 21 世纪华裔文学丛书

“开疆”与“辟土”—— 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

(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

单德兴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 / 单德兴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7

(南开 21 世纪华裔文学丛书)

ISBN 7-310-02456-7

I. 开... II. 单... III. ①美籍华人—文化—研究
②美籍华人：作家—访谈录 IV. G171.2;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81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省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96 千字

定价：2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本书从中文世界的角度出发,针对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华裔作家与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与贴近访谈,并结合晚近盛行的文化研究,试图以开阔的视野、多元的角度、灵活的策略、仔细的解读、适切的提问、活泼的互动,呈现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的繁复面貌与重大意义,以供学者专家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与借鉴。

全书共分两部。第一部为“论述”,前三篇为“汤亭亭三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剖析美国最重要的华裔作家之一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不同面向:(一)如何追寻文化认同,(二)如何以文学来铭刻甚至“制订”法律,(三)如何运用“说故事”来建构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弱势自我,并藉由与席尔柯(Leslie Marmon Silko)的比较研究,带入中文世界较罕触及的美国原住民文学。第四篇关注久被世人忽略的夏威夷华裔文学,以及一般鲜少探讨的诗歌,研究诗人林永得(Wing Tek Lum)在诗作中如何藉由挪用中国古典诗,在另一个迥异的时空中再创新意。第五、六篇则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切入,解析不同的图像媒介(电影与摄影)如何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视角呈现旧金山新、旧华埠。第五篇探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的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早年独立制作的美国亚裔经典电影《寻人》(*Chan Is Missing*),钻研片中所呈现的美国旧金山华埠的空间,以及此一特殊空间与族裔、认同的关系。第六篇回溯19、20世纪之交,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之前,德裔摄影家简德(Arnold Genthe)所拍摄的老华埠照片,剖析其中所呈现的白人凝视(White gaze)和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第七篇根据先前论

述,结合文化研究,思索如何让文学与文化相辅相成,使文学具有文化之面向与历史之纵深,而文化也具有文学之绵密细致、生动感人。简言之,第一部的“论述”由美国华裔小说与诗歌等文学文本出发,渐次扩及电影和摄影等视觉文本(visual texts)与文化艺品(cultural artifacts),疏通文学与文化的畛域,为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开疆辟土。

第二部的“访谈”(interviews)更是本书的特色,由先前较抽象的论述进入与受访者的密切互动和问答,可视为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此部分虽似主访者研究工作的“副产品”,其实自有独立的价值,深具文学、文化、历史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主访者经过事先缜密的规划,以中文读者/研究者的立场出发,针对受访者的专长及其在美国华裔文学、历史、文化上的贡献,妥为设计问题,当面或书面访问,通过深入的对话与坦诚的交流,呈现受访者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录并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主访者的询问、追问甚至盘问,受访者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创作或学思历程,解析或评断自己的作品或研究,并表达对访谈此一“文类”(genre)的观感。这些难得的“现身说法”为受访者的生平与创作/研究留下了最具权威的批注,可供后来者参考及研究之用,也方便一般读者了解受访者的创作/研究生涯与心路历程。受访者中包括了美国华裔文学前辈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受她影响的当代著名女作家汤亭亭(两人现居美国西岸北加州旧金山),以幽默手法闻名的后起之秀任璧莲(Gish Jen,现居美国东岸波士顿),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诗作的林永得(现居太平洋中的夏威夷),为美国华裔历史研究奠基的麦礼谦(Him Mark Lai,现居旧金山),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奠基的张敬珏(King-Kok Cheung),以及身兼诗人、小说家、编辑、评论家等多重角色的梁志英(Russell Leong)(两人现居南加州洛杉矶,并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访谈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题材之丰富、角度之多元、内容之深入,为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所仅见。因此,第二部的“访谈”从中文读者的独特立场出发,表达了对这些杰出作家与学者之创作与研究的兴趣,不仅揭示访谈录此一文类

的特色,更为后人留下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因此,本书的“论述”与“访谈”两部各具特色且相辅相成(尤其有关汤亭亭和林永得的论述与访谈更可相互参照),见证了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及成果,本身也提供了特定的见解与忠实的记录,不仅可供一般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更盼望能为将来的相关研究开疆辟土。

笔者先前曾由台北麦田出版《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2000年)和《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与批评家访谈录》(2001年),前书包含了十一篇论文,为中文世界出版的第一本华美文学与文化研究个人专著,后书收集了笔者多年来针对具特殊意义的中外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文学史家所进行的十八篇访谈实录。由于一些学者频频询问何时于大陆出版相关著作,于是自前书选录五篇,并加上讨论诗人林永得和导演王颖的两篇近作,成为本书第一部;自后书选录六篇,并加上梁志英访谈录,成为第二部。希望这种编排方式能带给读者崭新的感受。

本书得以问世主要承蒙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颖果教授热心引介,南开大学出版社张彤编辑大力协助,谨此致谢,并期盼读者不吝指教。

单德兴

2005年10月31日

美国加州伯克利

目 录

前言 /1

论述 /1

追寻认同:汤亭亭的个案研究 /3

以法为文,以文立法:汤亭亭《金山勇士》中的《法律》 /25

说故事与弱势自我之建构:汤亭亭与席尔柯的故事 /57

“疑义相与析”:林永得·跨越边界·文化再创 /85

空间·族裔·认同:论王颖的《寻人》 /116

异象·意象·异己:解读简德的旧金山老华埠摄影 /149

从文学评论到文化研究/批判:美国华裔文化研究刍议 /185

访谈 /201

不是华人异乡客:黄玉雪访谈录 /203

文字女勇士:汤亭亭访谈录 /222

创造自我/族裔:任璧莲访谈录 /233

竹脊上的文字钓客:林永得访谈录 /252

“转风”:梁志英访谈录 /273

铭刻美国华人史:麦礼谦访谈录 /288

钩沉与破寂:张敬珏访谈录 /310

论 述

追寻认同： 汤亭亭的个案研究

“... all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across difference and begins to live with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在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无疑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其作品畅销于文学市场且普获好评。^① 至于她在美国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与分量，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一次访谈中，汤亭亭引用两位美国东部教师的话说：“我是当今活着的作家中，作品在大学被讲授最多的一位。”(*Melus* 68)《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的编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8)接受笔者访谈时也指

① 1976 年出版的《女勇士：一个女孩在群鬼间的生活忆往》(*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是当年美国国家书评圈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非小说类的得主；1980 年出版的《金山勇士》(*China Men*)得到美国国家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美国国家书评圈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1989 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猴行者：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获得该年美国笔会的小说奖(PEN Fiction Award)。

出：“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大学校园中，在世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最常被采用作教材的。”（本书《钩沉与破寂：张敬珏访谈录》315）而根据汤亭亭本人及访谈者的说法，她的作品不但跨越了大学里文学研究的范畴（讲授她作品的除了文学系之外，还包括美国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妇女研究、黑人研究等），连美国高中也有讲授她作品的（Melus 67）。此外，近四十年来的美国文学史代表作——艾理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Emory Elliott,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中，除了韩裔美国文学批评家金惠经有《亚裔美国文学》（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811-21）的专章讨论之外，此章及全书计有八处提到汤亭亭和她的作品。至于多年来以“重建美国文学”为职志的劳特（Paul Lauter），在以修订主义的观点所编辑的两巨册《希斯美国文学选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90）初版中所收录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除了拘囚于天使岛（Angel Island）的早期华裔移民在木屋板壁上的题诗之外，就是汤亭亭《女勇士》中的《白虎》（“White Tigers”）一章（Ⅱ：2095-2115）。因此，汤亭亭在许多美国学者与读者心目中，俨然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

就美国文学建制与文学典律而言，至少近半个世纪以来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男性、东岸为主流，而生长于美国西部加州的华裔第二代女作家汤亭亭恰恰与上述的文学典律完全相反，并能在短期间声势如此壮大，在市场价值和学术建制两方面得到相当稳固的地位。她之所以能在通俗的文学市场及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都受人瞩目，其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脉络当然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对于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诉求，以及此诉求在学术、政治、社会诸脉络中逐渐得势密切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的汤亭亭作品就经常被视为 60 年代的产物）。她成名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无可讳言的，则是身为作家的汤亭亭善于利用个人特殊的双文化背景（bicultural background），以主流社会的语言（英文）来运用/据用、转化、改编、重组甚或扭曲主要是听自母亲的、具有异域色彩的“故事”。

她的这种手法曾被一些人批评为投白人之所好、迎合美国主流社会对在美华人的刻板印象。^①换言之,相对于美国白人男性霸权的主流社会及文学典律,汤亭亭的作品提供了异域、异族、异性、异文化的色彩。与此息息相关的当然就是她的文化认同/属性问题。

文化认同的问题原本便不单纯,对身处双重文化宰制下的美国弱势族裔女作家汤亭亭而言,情形更为复杂。她的作品除了上述对主流社会提供“异域”、“异族”、“异性”、“异文化”——总之,“异己”(the Other)的色彩之外,对于虽已移民美国却依然多少保有过往父权社会价值观的华裔社会而言,这位第二代华裔女子的书写行为本身就违抗了这个移民社会的禁令(非但违反了《女勇士》中母亲“不许说!”的禁令,更因此一书写行为及作品的畅销,使得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家丑”或“祖国之丑”更为流传)。我们或许可以说,汤亭亭所呈现的不止是

① 如刘绍铭就曾以“故事新编”(《渺》67-81)来形容汤亭亭的手法,并对于她的改编颇表不满。同为华裔美国作家的赵健秀(Frank Chin)更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将所谓的“木兰诗二首”全文刊出(“Come” 4-6),并据此“原本”痛斥汤亭亭的作假,指控她与谭恩美(Amy Tan)、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等人为了讨好白人,背弃、出卖自己的文化传统,因而被排除在赵健秀等人合编的《大唉哟!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之外。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赵健秀虽然宣称“此处我们提出最佳的证据,此民歌本身的中文及英译的确凿事实”(4),但他对此诗的理解显然值得商榷。经比对发现,赵健秀引用的中文根据的是中文版的《葵晔集》,连全诗六十四处的标点也无一处不同,但在题目上却犯了一个大错。中文版《葵晔集》标明为“木兰诗二首(录一)”,并将原诗分为两大节(36),赵健秀引用时却把此二节误为二首,以致在标题上依然袭用“木兰诗二首”。其次,赵健秀的英译也未按照英文版《葵晔集》的译文(译者为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或其他四种英译(译者分别为 Charles Budd, W. A. P. Martin, Arthur Waley, Weng Xian-liang, in Lü, pp. 108-18),以致前四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译得颇为夸张:“Sniffle sniffle, sigh sniffle sniffle. / Fa Mulan sniffs like her loom. / Do not ask how the shuttle shifts. / Do ask why a girl cries herself sick”(5)。换言之,赵健秀所根据的“确凿事实”本身就衍生出许多疑义。

“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同时也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①而作者就相当程度而言，则是借着这种违抗行为来挣脱美国主流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并肯定自我。因此，早期对于汤亭亭，尤其对于《女勇士》的研究，许多是以女性书写及自传的角度来探讨汤亭亭的自我成长、肯定和认同，这些当然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息息相关。而她所建构的家族男性历史/故事——《金山勇士》，也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质言之，她的书写对于作者个人和读者大众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作者的文化认同问题。

下文拟由几方面来探讨汤亭亭的文化认同问题。最常见的建立自我认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差异原则或霍尔所谓的“差异政治”（Stuart Hal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Minimal” 45）。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从汤亭亭作品中对她与兄弟和家族各代男性的差异的描写便可看出。就她家族中赴美工作的男性而言（女性则因历史、文化、法律等因素而留守故乡），他们大抵从事劳力工作，目的在于到海外赚取金钱寄回故乡养家糊口，甚至藉以致富，然而要在海外定居的念头可谓绝无仅有，即使不幸命丧异乡，尸骨也要运返故里。这种“落叶归根”的中国传统心

① 李有成在讨论漂泊离散（diaspora）的论文中提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的“[第一世界]内部的第三世界声音”（internal third world voices），系“泛指第一世界内部异己的声音”（83）；而李有成自己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则是转化詹明信的用语来讨论在第三世界中，由经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而被宰制的对象（71）。此二用语多少便于我们界定汤亭亭所身处的双重宰制的地位。惟笔者此处又多少转化了李有成的用语：就汤亭亭所处的美国这个第一世界的主流社会的标准而言，她因上述的异族、异性等缘故而遭到宰制；就身为（相对于美国的）第三世界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标准而言，一位女子以美国主流社会的语言（英文）撰写“自暴其短”、“家丑外扬”的文字，甚至有以此投美国主流社会之所好的嫌疑，这种行径，对一些人来说，背弃、出卖自己族裔莫此为甚，因此不但与她严格划清界线，更加以口诛笔伐。此处同时用上此二用语，一方面为了便于某种程度地厘清她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有意藉此彰显其处境的复杂性，实非少数抽象观念或术语便可概括。本文便是试图探讨此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就双重宰制的观点来看，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就某个意义而言甚至可说是第一世界（美国）中的第三世界（华人社会）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书写）。若再加上其与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的关系，则情形更为复杂。

理,恰好印证了一些美国人对于华人“过客心态”的批评。这些家族中的男性长辈为了生计不得不违反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性而远赴海外工作,却依然保有“落叶归根”及父权社会其他的典型观念,其中汤亭亭最不能接受且对其自尊心、自信心打击最大的就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她的家族长辈中,除了一位“疯子”阿公愿意以男孩换女孩之外(*China* 17-21),其他人几乎个个抱持重男轻女的观念。然而到了汤亭亭的父亲那一代,由于中国局势剧变,不但得费尽心思进入美国(由汤父进入美国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便可看出[53-60]),甚至不愿回到故土。^①至于汤亭亭的弟弟则在美国土生土长,其成长过程中容或曾因族裔的缘故而遭到歧视,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认定美国就是自己的国家(尤其见于《在越南的弟弟》[“The Brother in Vietnam”]一章,*China* 261-304)。

至于在女性认同问题方面,则可由汤亭亭的自我认同和姨母月兰(Moon Orchid)、母亲英兰(Brave Orchid)的歧异看出。不少评论者指出,像月兰这种保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蓄退让、谦虚隐忍等“美德”的女性,在移居新大陆之后,若不大幅调整为人处世的方式是无法适应美国社会的。月兰的结局则是原来的丈夫不相认,而她不敢也不能面对现实,只得退居、幽闭于自己所做的茧中,终致发狂。英兰则不然。早年在中国读书一事便显得颇为先进,鬼屋过夜更是惊世骇俗之举,后来担任助产士时也有迥异于传统民风的做法(*Woman* 57-109)。英兰移居美国之后,虽然以往的有利地位丧失殆尽,却依然能以充分的自尊与自信,在恶劣的异域环境中竭尽所能地自我发挥,培育子女。虽然她有些言行举止在接受美国教育的子女心目中是不可接受、不可理喻的,甚至让他们觉得难堪、羞愧,但无可否认的,她英勇面对困难、挑战,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式则意义深远。尤其与月兰相形之下,不但对比鲜明,也提供给

① 汤亭亭在一篇短文中对于这段故事有如下的说法:“有关合法和非法父亲的故事在移民中是典型的,他们至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给移民官员听,而在娱乐、忠告、记录时说的则是其他一些真实的故事”(“Postscript” 70)。

子女——尤其女儿汤亭亭——一种为人处世的模式。

汤亭亭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她对母亲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这点一则见于她对母亲实际经验的佩服,再则也见于她从母亲所传述/转述的故事中(尤其是花木兰的故事)所得到的想象的力量。换言之,英兰在真实与想象两方面都提供给汤亭亭面对自己处境时的处理、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思考及行为方式也有诸多不满、难以接受,甚至抵抗之处,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母亲“不许说”的禁令,反而提供给汤亭亭创作《女勇士》的素材,激发了其写作的动机,使她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出了原先口耳相传的传说/传奇式的东方家族丑闻。^①由此也可看出汤亭亭的文化认同中的若干特色:一方面她在母亲的具体行动及所诉说的故事中寻找力量,以真实和想象两种方式面对并通过了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考验与挑战;另一方面她也深切体会到与母亲一些“传统”、“老旧”、“落伍”观念和行为的疏离感,甚至鄙弃感,这些观念和行成为她所厌离及反对的对象。简言之,汤亭亭母女之间的矛盾错综关系(ambivalence)就相当程度而言也涉及文化认同的问题。

二

汤亭亭的文化认同问题不仅涉及上述个人或家族的层面,也可置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脉络来讨论,尤其她作品的畅销、出名,使许多人视其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而把异质化、复杂多样的华裔美国文学单一/单纯化、总体化(totalize)了。就这方面来说,赵健秀的激烈反应及批评便是一个很明显、颇堪玩味的事例。张敬珏曾专文讨论汤、赵二人

^① 米乐(J. Hillis Miller)在访谈中便以言语行动理论(speech-act theory)的观点强调语言的践行效应(performative effects)难以预测(124-26);张敬珏在《尽在不言中》(*Articulate Silences*)更以“静默激发出来的响应”(“provocative silence”)为题,专章讨论《女勇士》与《金山勇士》(*Articulate* 74-125)。有关后者的论点,可参阅张敬珏《说故事:汤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对抗记忆》(*Talk-Story: Counter-Memor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之间的争议,此争议所代表的意义,以及自己身为华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在面对此一族群围墙之争时的困境(“Woman”)。此处则欲探讨赵健秀在《大唉哟!》一书长序的批评策略,及其策略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意义,以便进一步对比出汤亭亭的处境。

赵健秀和其他三位编者在《大唉哟!》中抛弃了其前身《唉哟! 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几乎完全以华裔及日裔美国文学来总体化亚裔美国文学的作法,而在书名及内容上便标明了局限于亚裔美国文学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华裔和日裔美国文学。然而,在避免总体化亚裔美国文学的同时,赵健秀对于华裔美国文学却存有极为总体化的、本质论的(essentialist)看法及作法。其实,文学选集大都希望选文具有代表性甚或规范性(normative),然而又因篇幅的限制或理念的标榜,在实际的编选过程中势必有所取舍,因此选集中纳入/排除的行为是无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果选集中没有纳入或有意排除的正好是一般人认定此一范畴内著名的甚或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时,编选者就得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辩解其编选行为的正当性。较简便的处理方式就是自己承认“挂一漏万”或“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或宣称“让选集本身来说明”,或干脆对可能的质疑置之不理。有些则简要列出若干选择的条件。较积极的处理方式则是提出一套说法甚或宣言试图说服读者接受,甚至把选集建立为规范性的。赵健秀等人在《大唉哟!》中不但完全排除当今极负盛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黄哲伦、谭恩美等人^①,并且点名批判,因此势必面对多方的质

① 汤亭亭在美国文学市场及学术界的重要性已如前述。黄哲伦的《蝴蝶君》(*M. Butterfly*)赢得1988年汤尼奖的最佳剧作奖(1988 Tony Award-Winner for Best Play)。谭恩美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崭露头角,《喜福会》和《灶君娘娘》(*The Joy Luck Club*, 1989; *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二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多周,且英文版出现不久便有中译本问世。至于《蝴蝶君》与《喜福会》改编成电影则是后话,但从赵健秀的角度来看,这种改编进一步印证了这些人与美国主流(资本主义)挂钩或迎合大众口味。

疑;而赵健秀则采取“据‘理’‘力’争”^①的方式来极力说服读者。此处就面临了争取/争夺正当性及诠释权的问题,而在类似的争议或权力争霸战中,经常方便地或策略性地将化约式的看法(如贴标签 [labeling])加诸对方,以证明对方的错误及自己的正确。

为了肯定个人诠释的权威性(authority)与地道(authenticity),赵健秀便诉诸于“原本”、“根源”,认定(或希望别人认定)他的诠释才是权威的、正确的诠释或“定论”,并据此论断对方的谬误。他的具体策略是先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全文刊出他所谓的“木兰诗二首”,再以此批判汤亭亭作品里对于花木兰原本的不忠、失真与背叛,认定这些不忠之处是为了迎合白人主流社会的口味,却不谈汤亭亭(以英文)写作时可能存在的别具用心/匠心的、创意的转化或背离(intentional, skillfu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reason)。^②这种批评策略当然和赵健秀个人的立场与认知密切相关。

赵健秀更大的雄心/野心就是重建中国文学的英雄传统,来对抗他心目中汤亭亭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在他重建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需求及既定目的,将中国文学传统作了极度简化、窄化、化约式的诠释,并以

① 这里涉及编者与读者的权力关系。一方面,选集已经编定、出版,不管读者喜不喜欢,都无法改变此一既定事实。此外,编者通常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而且编者的身份也赋予他相当的权威/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此文学传播结构中,读者似乎处于相当被动、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有心的读者当然可以积极参与、介入、论辩,挑战编者之“理”(观念)与“力”(权威);其他读者可以存疑、漠视甚或无知于某一选集的存在,采取“不理”、“不利”的态度,使其遭到自然淘汰的命运。如此看来,读者则又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② 本书《说故事与弱势自我之建构:汤亭亭与席尔柯的故事》一文中便“翻译”、据用、转化了米乐《跨越边界:翻译理论》一文中的看法,讨论汤亭亭对于花木兰原本的“误写”、“误译”,以及其他人士对此“误写”、“误译”可能产生的“误读”、“误解”、“误写”、“误教”。然而,笔者也特别指出,这“并不就意味着其结果在任何情境中都必然是‘错误的’、‘不好的’”(78)。研究汤亭亭作品的以美国女性批评家居多,此一事实证明了其女性主义色彩作品的特殊吸引力——女性主义并非传统中国父权社会所允许的,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也与中国传统的花木兰故事迥异,而这些差异/背离都是汤亭亭写作时多少自觉甚至有意造成的。